

意林轻文库

奇幻仙境系列

001

天命古鸟· 唇世歌

公子小白 著



意林轻文库

奇幻仙境系列

001



她嫌弃校园生活无聊，可从没想过踏上冒险旅途。
她蔑视自己普通平庸，可从没想过肩负救世使命。
扑朔迷离的身份之谜，迷幻大陆的华丽冒险。
她终将赢得一双翅膀，为了所爱之人，抵达蜃海之崖。

超人气美女作家公子小白 用眼泪温暖你





吉林出版集团 |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青春小说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命玄鸟·蜃世歌/公子小白著.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498-1566-1

I. ①天… II. ①公… III. ①青春文学-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405号

天命玄鸟·蜃世歌

Tianming Xuanniao · Shenshige

著 者 公子小白
出 版 人 孙洪军
顾 问 杜 务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主 编 张 弘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凉小葵
特约编辑 杨 宁
绘 图 罗亚婷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彩虹
开 本 920mm × 635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1566-1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1908584

白鸟之死

文◎席慕蓉

你若是那含泪的射手
我就是那一只
决心不再躲闪的白鸟

只等那羽箭破空而来
射入我早已碎裂的胸怀
你若是这世间唯一
唯一能伤我的射手
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
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

就好像是最后的一朵云彩
隐没在那无限澄蓝的天空
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
就好像是 终于能
死在你的怀中





「目录」
CONTENTS

005 第一部分 兰陵原

THE FIRST PART

031 第二部分 苗疆

THE SECOND PART

161 第三部分 琥珀川

THE THIRD PART

233 尾声

THE END



A decorative circular pattern with intricate, symmetrical floral or geometric motifs, rendered in a light gray color. It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兰
陵
原

「第
一
部
分」

一、海洋

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能在有风的高处，不知疲倦地站上几个小时。

离天空越近，心情便越放松。巨大如城堡的云层自头顶飘过，蓝灰色的阴影投落在大地上，这一瞬，天空与大地连在了一起。我像是能触碰到头顶高高的白云一样，静悄悄地向空中伸出双手……

“看什么呢？天上有帅哥不成？”李小绵拿着速写本凑到我身边，用铅笔敲我脑袋，“你那么早就从帐篷里钻出来，现在又不画画，等着被老师骂吧！”

“明天暑假就结束了，还不抓紧时间清闲一下？”我一条腿横过去，阻止她坐到我身边，“不过，休息是提前完成作业的人的特权。至于你，还不赶快去画画？”

“李小绵，你怎么还在这里磨蹭？”远处传来班导的河东狮吼，李小绵同学一噘小嘴，不情不愿地向他奔去，还不忘回头怨恨地瞪我一眼。

身影渐渐远了。

连带着凡尘间嬉闹的声音。

“呼啦啦”——不知何处山风吹来，亿万树叶默习着哑剧，四周安静得出奇。

身处人群当中，尚没有太多时间想东想西，可一旦独处，便觉得这个世界是那样不真实。仿佛是一层脆弱的纸，轻轻一捅就破了。

我闭上眼睛，感觉清晨耀眼的阳光在眼睑深处映射出一层浅红，浅红如波涛翻涌，脑海深处有个声音缓缓响起，那是近来每日每夜都在脑海里盘旋的声音——“回来吧”——那声音如潮水般涌动——“回来吧，薛淼……”

“喂……喂……”脸颊忽然传来恼人的瘙痒，本以为小绵又回来了，谁知睁开眼睛，却几乎被银色的光泽晃花了视线。不知何时出现在身边的银发男子弯下腰，将搔我脸颊的头发撤离，灿烂地笑道：“想什么呢？”

“哟，又是你啊。”我毫不意外地冲他一乐，“怎么，今天又来玩COSPLAY？”（COSPLAY是英文CostumePlay的简略写法，一般指利用服

装、饰品、道具以及化装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的角色。)

“什么抠死不累。吃死或许不累，抠死怎么会不累啊？”银发男子一脸兴奋，眼中的笑意几乎要透过墨镜流溢出来。他一屁股坐在我身边，道：“我是来见你的。”

他的嗓音干净清冽，尾音在空中羽毛般飘浮着。我望着他阳光下俊美的侧脸，不知怎的，心里就泛起一点点不舍。夏令营的七天，几乎每天都能遇见这个银发男子，虽然每次都只聊一小会儿，却比天天腻在一起的朋友更加亲近。我只知道他是个天天戴着假发墨镜的帅哥，身份年纪却一概不去关心，他这样的人像是一道明身份，就会凭空消失一般。

“不过，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啦！明天学校就要开学，我可能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我故作轻松，抬头瞧他的反应，期待他能说些挽留的话。

“嗯，我知道。你们营地里架着的煮饭锅都收起来了。”一副福尔摩斯侦探的表情，银发男子压根没把离别放在心上。我有些生气，故意把手背在身后，偷偷将他的银发打了一堆死结，看见他无动于衷，又提议道：“把墨镜摘下来吧，算是饯别礼，至少让我看看你的样子。”

心里却早就打好了算盘，如果真是对眼的帅哥，一定把手机号、QQ、住址、MSN和生辰八字全部骗来，就算已经“名草”有主，摆那儿看看也好！（QQ、MSN，均为网络即时通信工具。）

银发男子顶着一头乱发，仿佛也盘算着什么心思，白色的长袍翻飞如同鸟的翅膀。在摘下眼镜的一瞬，他忽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薛淼，别人都叫我阿淼。”

“那么，再见，阿淼……”

在摘下眼镜的一瞬，他缓缓道。

银发如旗帜在风中招展，那时天空如海一样蓝。

而我的心中被惊愕塞满，殊不知她与他此刻的离别，才是故事真正的开始。

“阿淼，又发什么呆？我刚刚跟你讲的听见了没有？”一根掉了漆的筷

子斜向里戳来，堪堪停在我宝贵的眼角膜处。我顿时两眼一翻，配合地抖着嗓子告饶道：“别呀，您讲，您讲还不行吗？”

拿着筷子行凶的人正是我老妈薛紫槐。此妇人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现自己是某国家的落难公主，从此葡萄美酒夜光杯，王子伯爵围着追，彻底脱离双手油腻的家庭主妇行列。我认命地叹了口气，重新盛了碗汤给她，她拍着砰砰响的肚子，决定体察一下民情。

“今天是写生的最后一天，作业完成没？”

“完成了，还帮小绵画了两张。”

“哦，你们这个夏令营全是学生，有没有认识什么新人呀？”

经老妈一提醒，我眼前又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了山崖旁的人影——晨风中的发，逆光中的脸颊，以及蓝得不可思议的双眼。

花痴的笑容无法逃过老妈的“钛合金眼”，刚想找借口尿遁，却看见对面妇人脸上显露出一种极其陌生的表情。

极类似小学课本上牛顿被苹果砸到的表情！恍然大悟的表情！

难道被她看出来？

果然，只见她两眼放光，激动地抓住我双肩，道：“我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我要跟你说什么了……那个小虎你知吧，就是隔壁马阿姨家的儿子，和你小学同班的那个小男孩。他不是九岁的时候出了车祸，一直昏迷不醒吗？今天医生说他有转醒的迹象啦！”

“这么神奇？”我吃了一惊。

“是呀，医生说他六天前就有复苏的迹象，估计今明两天就能醒来了！把你马阿姨乐的，等了十年，终于被她盼来了！对了，阿淼，等小虎醒过来，你一定要去打招呼呀……”

“哎呀，知道啦！你放心放心。吃完了就进屋去吧，我洗碗。”

六天前，正好是我第一次碰到银发怪人的时候，该不会他是上天派来的救世主吧。我庆幸自己的小秘密没被老妈发现，好不容易洗完碗，一看钟，已十一点了。

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心中却怎么也无法平静。左胳膊上的皮肤火烧火燎地疼，那是看见银发男子容貌时不禁失神、一跤绊倒时，被他握住的地方。

皮肤下面，血液像是在沸腾燃烧一样。

心脏不安地缓缓跳动，总感觉有什么即将改变。

就在此刻，在此时，在我十九年来平凡如尘埃的生命里……

二、斛珠的少年

海浪的声音。

阳光照在脸上，眼睛感受到光。新鲜的空气涌入肺中，带着薄荷般舒爽的沁凉。

耳边有熟悉的嗓音依稀唤着，什么人摇晃着她的身体。

怎么，已经到早上了吗？

薛淼伸个懒腰，慢慢睁开眼睛，入目一片碧蓝，就像那个清晨悬崖之上的浩渺天空。然而蓝天忽然像人眼般眨了几下，长睫扑闪扑闪，一个懒洋洋的嗓音响了起来：“嘿，阿淼……”

薛淼呆愣了好几秒，才认出这双眼睛的主人是谁——不就是昨天告别的银发帅哥吗？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银发男子被她热切的目光盯得浑身不自在，不解道：“怎么啦？眼睛不舒服？”

“谁眼睛不舒服呀，我问你……”薛淼喜滋滋地刚想发问，却忽然一阵乾坤颠倒，被那人一把拖进一旁的草丛。

草丛？敢情这里不是她家？

“别说话，有人来了！”清冽的嗓音未落，薛淼便感到脚尖被什么碰了一碰。接着传来翻找声、树叶沙沙声和几个大叔极不悦耳的交谈声。

“你们那边有没有？”

“没有，整座山都翻遍了，还是没找到！”

“呸！那丫头还真能躲！明明瘦得跟只羊崽子似的，居然溜得这么快，浪费老子时间！”一个戴着海猫皮毡帽的大叔狠狠向地面啐了一口，蛇般冰冷的目光在草丛间搜寻良久，才带着众喽啰急匆匆地走远了。薛淼偷偷从茂密的树丛中望去，瞥见一喽啰手中寒光四射的长剑。

薛淼对长剑表示十分惶恐，惊出一身冷汗：“喂，人家要抓的是个女人，你闹哪样啊？你是女人啊？”

“嗯，误会误会。”银发帅哥尴尬地笑了笑，伸手拉起瘫坐着的薛淼，

“有人追我，不知不觉就草木皆兵了。”

“有人追你？爱慕你的小女生？”依旧以现代人的思维运转着大脑的薛淼拍拍屁股上的泥土，疑惑地朝四周望去。

这一望，便收不回视线。

远处雪山，苍鹰盘旋，千万尺冷冷冰如鉴。近处大海，浅碧深靛，浪花堆叠如雪。明明身处海边，空气却不带一丝咸腥。优雅的海岸线拥抱着怀中的深蓝，令人想入了画中，成那画里之人。

仿佛有一只手替薛淼撕开了时刻遮在眼前的白纸，而她透过那个小孔望去——啊，原来白纸的后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但这是哪里？北欧童话一般的景色，却着实不像在中国境内。

抱着万分之一的侥幸，薛淼僵硬地转过头去，哆嗦着说道：“帅哥呀，这里是哪里？”

“我不叫帅哥，我叫塞亚尔。”银发男子微笑着立在一边，饶有兴致地瞧着她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一副直欲晕厥过去的模样，随即友好地拍拍她的肩头，道：“欢迎来到兰陵原，变色龙小姐。”

此时正值斛珠海岸的午后，渔民大多出海打鱼，小小的酒馆便略有些清冷。塞亚尔极惬意地自斟自饮、乐在其中，对坐的薛淼却显然没有那么好的雅兴。

“啊，怎么办！怎么办呀！”面对着一桌玉盘珍馐，薛淼实在没有什么胃口。塞亚尔偷偷一笑，替她往杯中斟了少许淡酒，道：“这是斛珠海岸最有名的玫瑰露，既然来了就得尝尝，别担心，不醉人的。”

“未成年人不能喝酒。”薛淼不领情。

“你未成年？”这回轮到塞亚尔惊讶了。

薛淼明显感觉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咬牙切齿地拎起塞亚尔的衣襟，凶狠道：“喂，你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

“什么？”

“这是哪里？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在山顶接近我？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不会想说，我随便掉进了一个什么马桶，然后就到这个奇奇怪怪的

地方来了吧？”从家里带出来的只有眼袋，她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是塞亚尔，这里是兰陵原，我们现在在靠近蜃海的斛珠海岸喝酒。就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塞亚尔对她坏笑，蔚蓝色的瞳孔似漫天星辰遍洒，在薛淼眼前熠熠绽出光彩。

真……真是太狡猾了！薛淼往前挪挪椅子，刚想去揪他的耳朵，脚尖却突然碰到了什么，桌下传出细弱无比的呻吟。

莫不是踢到猫了？

她俯下身去，拉起粗糙的桌布，却在看清脚下时一声惊呼！

“怎么了？”塞亚尔一愣，也想低头，背后却突然闯进几个人来。

“店家，两打黑啤。真是白累了一上午！”满头金发的健硕男人率先开口，带着一帮弟兄大大咧咧地坐下。酒馆里一共放置了四张长桌，可那群人偏偏坐在薛淼旁边，浓浓的汗臭弥漫在空中。薛淼气呼呼地瞪着为首的肌肉男，毫不掩饰的不满落在塞亚尔眼底。

塞亚尔冥思苦想好久，才认出那男人正是方才上山找人的头目。心中正自好笑，却又在薛淼眼中捕捉到了一丝惊慌。

他淡色的眉头轻轻皱了起来。

“今天运气还真是不好呀，阿尔德，听说艾伦他们的船队今天出海，竟打捞到两斛蛟珠！唉，那贱人挑什么时候不好，偏偏今天跑来找死！”

“其实，那蛟族丫头也怪可怜。你们都听说了吧，那丫头的姐姐被翎主掳去做了夫人。势单力薄的，还想闯进翎主的城堡……啧啧，真是不自量力！”被唤作阿尔德的男人叹了口气，仰头灌下一瓶啤酒，口齿不清道：

“快，喝完了还得找。那蛟族人在陆地上待了一天，差不多也快死了，我们可得捉活的。”

阿尔德的同伴依言起身，刚准备走，却听见一声极低的呻吟自下方传来。

不好！薛淼面色一变。果不其然，阿尔德左右张望了两下，便将手伸向长桌的桌布。

“哎哟！”谁知这时，阿尔德对面那个银发男人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你……你干吗踩我的脚！”

“谁叫你刚才踩了我一下，还装作不知道，害得我都叫出来啦！”薛淼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斜眼瞟了眼阿尔德，像是羞得要钻到洞里去。阿尔德奇怪地看着她通红的脸颊，被踩了一脚至于气成那样吗？现在的女孩子，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带着一个青春期男孩才会有的烦恼，阿尔德与众兄弟消失在港口的暮色中。

“好险好险！”薛淼拍拍胸脯，惊魂未定。塞亚尔还是没能理解她的用意，直到薛淼杀来一道看猪的眼神。

“笨蛋！”她在酒馆老板转身进屋时咬牙切齿地说道，“看桌子下面！”

塞亚尔慢半拍地掀开桌布，一张俊脸唰地煞白！

桌下，有人！

“这个世界与你原来的世界不同，通常被南疆的巫术师称为蜃界。蜃界的大部分地域都被蜃海所覆盖，其上分布着四块陆地，分别为兰陵原、南疆、中土和琥珀川。而我们现在，就在兰陵原境内最靠近蜃海的港湾——斛珠海岸。”塞亚尔掏出一支羽毛笔，在羊皮地图上圈出红色的标记。薛淼呆坐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捣着罐子里的草药。

“南疆和中土挨得最近，由一条被称为沙漠走廊的山脉连接。但最近传来沙漠走廊被蜃海吞没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塞亚尔摸了摸鼻子，仿佛对消息的闭塞感到惭愧，冲薛淼抱歉地笑了起来。薛淼心想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却也不忍心太不给面子，只得强打起精神，指着地图北面一块模糊不清的团状物道：“这是什么地方？被水泡过了？为什么画得不清不楚？”

“这里是琥珀川，终年冰雪围绕，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到达。只有在每年的黄昏节，才能见到川上的居民。”出乎意料，塞亚尔竟暗下了脸色，不自

然地转过头去。薛淼一惊，还待再问，背后却传来微弱的水声。

“啊，你醒啦！”塞亚尔一扫抑郁之色，开心地跑到浴池边叫道，“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我们都很担心……”话音未落，却被溅了一脸的海水。池中鱼一般的生物一甩尾巴，紧紧缩到海水浴池的底部，戒备地盯着他。

不由得弥雅不怕。

天知道人类让他吃了多少苦头。

他竖起背鳍，凶狠地望着水池边凑近的一男一女。人类都是一样，长得越好看，心肠就越歹毒。他身上的伤……唉，伤呢？明明昏倒在海岸边酒馆的时候还以为自己要死了，怎么伤口都不见了？

弥雅戒备地盯着池边关切的二人，目光不自觉就定在塞亚尔身上。银色的头发、蓝色的眼，不属于蜃世任何一个种族的相貌，却比自己的姐姐更加美丽。弥雅不禁看呆了，傻傻地盯着刚刚还认为是坏人的男子，没有注意到身后人影靠近。

哇！

他被拎出了水面！

“啧啧，你那是什么眼神……”薛淼双手钳制住怀中不断挣扎的鲛族人，将他安置在池边光滑的螺纹台阶上，“快，上药。”

“好嘞，按住了呀。”塞亚尔拿起早就准备好的药膏，往鲛族人快要愈合的伤口上抹去。

弥雅拼命挣扎，蓝色的瞳中饱含着怀疑与伤痛。薛淼起了恻隐之心，柔声安慰道：“没事，这是在帮你疗伤呢，不会害你的。”

话音未落，却撞上小鲛族人疑惑的目光。他看向面前有着少见黑色眼睛的女子，试探道：“你听得懂我说话？”

“是呀，怎么？”薛淼点头，没想塞亚尔也回过头来，一脸见鬼的表情，“你听得懂他说话？未成年的鲛族人在学习与交流之前，是不会说陆地语言的呀！”

薛淼不禁为自己的“天赋奇才”感到欢喜。很正常啊，根据奇幻小说的

铁则，来回穿梭的人不都或多或少有些特异功能吗？她更加卖力地与小鲛族人沟通，两个人的距离便也渐渐缩短了。弥雅在薛淼的催逼之下，终于吞吞吐吐地道出了被人追捕的实情。

“我的姐姐叫弥瑕，是族中最美的女子。但是，就在半个月前，她突然失踪了。”弥雅攥紧了纤细的拳头，“听侍卫们说，姐姐大概是上岸与兰陵人商量贸易事宜的时候，被翎主看中了美貌，才会从此失踪的。我去找长老帮忙，他们却什么都不告诉我，不愿意去救姐姐！没关系，不用靠别人！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定会把姐姐救出来！”

薛淼若有所思地打量着眼前灵秀的少年，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竟然真的存在神话传说中才有的生物。她在脑中慢慢理清头绪——弥雅为了救被翎主掳去的姐姐，被人发现、四处躲避追捕，却因为自身相貌，被人误认为是女孩子。

但若翎主真的掳去了鲛族的公主，为何她的族人却冷眼旁观？为何侍卫还会将弥雅当成女孩儿、仿佛根本就不清楚她还有一个弟弟？

“阿淼，你们在说什么呢……”被冷落许久的塞亚尔见没人理他，委委屈屈地凑上前来。薛淼向他大致说明了一下，果不其然，这个凡事不经大脑的笨蛋燃起了熊熊斗志。

“你先别想着英雄救美，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薛淼沉思着，吹灭桌上摇曳的烛火，“先睡吧，明天再说。”

谁知道这是不是海的女儿的故事的翻版呢？

小人鱼为王子放弃了海洋，但又有几个王子，会为她放弃花花世界？

三、命定的相遇

第二天，薛淼和塞亚尔出去闲逛，正巧赶上了当地的孟兰盆节。

孟兰盆节是兰陵原一年一度的秋日祭典。每年此时，家家户户都在石屋门口洒上羊血、屋顶铺满麦穗，集聚海边祈求来年的丰收、感谢海洋无私的给予。其间，大大小小的集市热闹非凡，甚至吸引了苗疆和中土的商人前来交易。

热闹的集市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个黑色的背影格外引人注目。

那本是在筛选珍珠的客人，着一袭朴素的黑袍，然那黑袍不知是什么材质制成，贪狼星的光芒落于其上，竟像遇到更加尊崇的事物一般畏缩着暗淡下去。卖珍珠的小贩估摸黑袍男人的身份尊贵，不敢马虎怠慢，殷勤地倒水奉茶伺候着。黑袍人玉白的手指几乎和珍珠同色，在摊子上翻了几翻，淡淡地随口道：“这些珍珠全部包好，一会儿派人送到王宫里来。”

“是，没问题！敢问大哥是为翎主做事的吗？”守着鲛珠摊子的是一个名叫阿衡的少年，一遇到大金主，立马满脸堆笑，殷勤地递上一杯麦茶。

“少说话，多做事。”那男子依旧冷然，丢下满满一袋金铢，砸在木板上“砰”的一声闷响。

孟兰盆节的集市日进斗金，然而如此阔绰的客人，却是头一次见到！阿衡目瞪口呆，崇拜得说不出话来，谁知黑袍人微微自袍下抬起眼，只轻轻一扫，便震慑住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送完珍珠之后，立刻忘记你自己做过这件事情。”

“否则……”他薄钢般削成的嘴角挑起笑意，暗紫色的瞳中却一片冰冷。阿衡打了个寒战，连忙使出浑身力气点头，恨不得把头点进脖子里去。直到黑袍人的背影自路口消失，他才长出一口气，跌坐在地上——天哪，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似三千曼陀罗一夜绽放，鬼魅而冰冷的妖花之瞳！

“我去，人还真多……”薛淼在人群中困难地挪步，半长不长的刘海被汗水沾湿，贴在脸颊两侧。走在前头开路的塞亚尔反倒清凉无汗，似条滑鱼